

豆豆

筆帽上那行字



天雅微妮

今年文字工作量特別多，有時候想想，真是自討苦吃。昨夜剛要入睡，突然接到微信，忙活幾個小時，上床睡覺時已是凌晨四點。早上七點又被外甥的電話叫醒——客人訂的烤漆房已經裝好了，今天約好去計順市見面，把工具收回來，再把技術人員送到機場。

回家的路上，突然想起今晚有個壽宴要參加，趕緊打了個電話給校友會的學長，確認他也被邀請，就讓他傍晚順路接我。

算一算，加入校友會已經三十五年了。說來慚愧，我在校友會裏越來越沒存在感。可是，只要有校友個人邀請我參加聚會，我從來不說不答應。

今晚的壽星潔如姐是老校友。三十幾年前我在馬尼拉的時候，跟她在校友會聚會上見面的機會並不多。那時我剛來，那些年紀足以當我母親的老學姐們對我特別關照，我一直記在心裏。

後來我移居納卯，但校友會換屆時，經常被邀請回馬尼拉當司儀。那幾年的樣子，大概還留在老校友們的記憶裏吧。

2011年底，我去香港參加石獅僑中香港校友會的換屆活動，那是我第一次參加校友會的集體活動。剛好被安排跟潔如姐同房。那是我第一次跟她近距離相處，但來去匆匆，沒來得及多聊。我只知道她信「日本佛尊」，閒聊中得知她女兒的大姑姐嫁的是科主任。

真正聽她講人生，是兩年前。石獅僑中校友會組織旅遊，我剛好坐在潔如姐旁邊。十個小時的車程，總算有機會好好聽她說說話。當時華沙姐在車上放老歌，我跟著哼唱。《不了情》的旋律一響起來，潔如姐就打開了話匣子。

她很年輕就守了寡，最小的孩子才幾個月，丈夫留下一堆債務。三女兩男，最大的女兒才十來歲，日子真的很難。

我忍不住問她：有沒有想過改嫁？她

說女兒才十幾歲，萬一遇不到好人家，不如自己帶著孩子過。靠著信仰撐著，幾次遇到危險，都化險為夷。

那次旅行，潔如姐的小兒子本來要陪她，後來臨時有事沒去成。我在旁邊聽到他打電話來關心媽媽，語氣裏滿是惦記。

今晚壽宴上，兒孫們穿著紅色喜慶衣服，五個小夥伴著音樂依次入場。看到潔如姐那張滿是皺紋卻笑得特別舒心的臉，我心裏只有一句話：時光荏苒，苦盡了，甘真的會來。

潔如姐曾告訴我，丈夫往生後，她思念到不行的時候，就會唱自己改過歌詞的《不了情》來懷念他。從那以後，每次我唱起這首歌，潔如姐的笑容和她講過的人生故事就會浮現在眼前。

說起來，緣分這東西真的很妙。四十年前我穿過的一件時裝，是潔如姐的小叔子設計的。前年母校建校七十周年回國時，老校區裏送我回酒店的楊榮祥學長，竟然是潔如姐的侄子。今年清明回國，學長知道我出了書，也習慣用派克筆簽名，就送了我一支老式的派克鋼筆。

回家後，夜深了，我坐下來寫這篇文章。寫著寫著，忽然想起那支筆，拿起來看了看，這才發現筆帽上竟然刻著一行字：

「梅花歡喜漫天雪，凍死蒼蠅未足奇。」

毛澤東《七律·冬雪》裏的句子。我查了一下——

「梅花歡喜漫天雪」，雪再大，梅還是歡喜的，越是嚴寒越要綻放。

「凍死蒼蠅未足奇」，經不起考驗的，自然被淘汰，沒什麼好奇怪的。

巧的是，今晚壽宴上，楊榮祥學長獻唱了一首《冬戀》。潔如姐這一生的故事，和這支筆上那行字，就這麼被串了起來。

人生何處不相逢。

只是有些相逢，要等到夜深人靜，筆拿在手裏的時候，才算真正遇上。

(06/29/2026)

葉榆



是葉菲葉

人生

人的一生，說長也短，這是一場人生的體驗和自我救贖的過程。自從懂事的那天起，酸甜苦辣，悲歡離合，總會不經意出現在生命中。人生的意義，到底是什麼？沒有人可以給予明確的答案。人生也許本無意義，是每個人賦予它的精彩。讀書的時候，有學業上的壓力。工作了，會有事業上的迷茫。結婚了，又有了養家糊口，承擔家庭重擔的責任。年老體衰的時候，又有健康方面的困擾。人的一世，總會在不同的年齡階段，遇上不同的煩惱。任何人的一生都無法達到完美的境界。人生小滿即萬全。

人在實現了生活品質的提升，那麼缺乏的就是自己精神世界的豐盛。人生在世，很少有人可以為自己而活。一生中情感的羈絆太多了，我們即是為人子女，也是孩子的父母，是家庭的主力軍，也是為了生活努力的普通人。在各種社會角色設

定的時候，我們竭盡全力。在日復一日年復一年的生活奔波中，往往忘了自己，忘了初心。當你哪一天，感覺自己累了，回頭想想，你還剩下什麼，你還要什麼？有時候，也想停下腳步，放鬆自己。可是，停不下來的是自己的那顆心。

終於，我在那個被陽光叫醒的清晨，心中豁然開朗。我想為自己重新活一回，在孩子已經長大獨立，父母晚年生活還算不錯，當下生活小康。我不想只顧著向前奔跑，我會在午後的時光，為自己做一杯心儀的咖啡，坐在陽台放眼看看藍天白雲，呼吸著新鮮的空氣，享受生命饋贈的這一切美好。我允許自己偶爾偷懶，不要再用力；我一定要，如此要求自己。換個鬆弛的活法，感受歲月的靜好。我在，我的世界才在，一切才有真實的意義。這是我中年後的清醒，找回自己的初心，每天給自己一段獨處的空間。做自己喜歡做的事情，讓內心的力量充沛，偶爾對自己說：你已經很棒了！

謝如意

姜太公釣魚如今些許在



心底流雲

都感到姜太公竟然垂釣於水面之上的荒唐，或以為那根本就不是在釣魚去了因為有悖常理。

我只是不知道，垂垂老矣的姜太公，為啥要煞有介事地安排這個水面上釣魚的事，還被人美之名曰「願者上鈎」！莫非，他是項莊舞劍意在沛公。

垂釣我是外行，但聽說講究心性，那密切地關注、耐心地等待以及及時起鈎，實在是含著專注度和掌握時機的訓練，是喜歡喧囂，熱衷儀式感的人們所望而生畏的。

而姜太公與他們不同，那種在水面上釣魚根本與他們把誘餌垂入水中去誘魚的做法，實在是手段大相逕庭。他要釣的是一個意思而已。

意思意思，這漢語的多種用法耐人尋味。姜太公這種意思，恐怕是一種如同打康樂球之擊一球去是為了擊另一球，最後幾經輾轉，把一個原來似乎沒有關係的另外一個球打下去的做法。

這與做生意當財爺求發財的有點手段的形似，但其各自的目的，恐怕只有他自己說得清，我們這些門外漢是不能做到旁觀者清的。

因此，當我們邂逅世間百態時，重要的不是哇啦啦發議論，而是學會閉嘴，

看透也不說破，即使說破也不執著！

晃悠在我們面前的人生百態，首先有許多就是我們不自知，其次還有許多就是不知人，再其次就是自然和知己知彼百戰百勝毫無關係。

透過事態的表面，有種種深入骨髓的本質。

我們見到某人某事，特別是作為好友都會仗義執言以應，然而其反饋的效果，卻未必讓人好心有好報，反而被視為寇仇，這就是「人熟不堪親」的鐵證，面對一個骨子裡充滿原始本能衝動的野獸般的人，你的善良和智慧將成為他們的災難！

因此「水太清則無魚」，還是那些能夠渾水摸魚的才能有些立馬收得到的好報。

至於未來，只好等未來的事實去說清了，總有山高月小，水落石出的時候！

話說回來，既然姜太公釣魚的事態些許在，那溯本求源的事就得待作為者任性衝動後的結局來說話，用不著人們自作多情想防患於未然了。

姜太公釣魚事態至今些許在。正因如此，在說不得真話的社會環境裡，孕育出各自冷漠無情的態勢，我們最好把精力高度集中於自己的身上，竭盡全力做好最好的自己，餘者就任其自生自滅了吧！

2026年6月25日晨寫於福建省南安市金淘鎮東溪村溪邊大榕樹下

唐永泉

龍顯堂羅漢松的神奇傳說



特稿

安溪龍居村龍顯堂，鍾靈毓秀、福地藏珍，堂下落成右側迴廊之畔，屹立著一株歷經五百年滄桑的千年靈木——羅漢松。此樹為安溪三聖樹之一，身負天地異象、觀音庇佑的千古神跡，自古便流傳著「一年長三寸，雷鳴（指新雷）電閃矮三分」的靈異傳說，是當地世代敬畏的通靈聖樹。

相傳龍顯堂建庵之前，此地原為一方靈氣匯聚的淨土，祥雲常年縈繞，地氣溫潤充沛。七戶內鄉民，人人敦厚向善，村落平安、族人興旺。一夜月朗風清、萬籟俱寂，忽聞天際仙樂裊裊、異香滿室，暖意融融。恍惚間，只見九天之上，一縷七彩祥雲緩緩飄落，南海觀音大士身披錦繡霞衣，玉帶隨風飄飄，腳踏蓮花、騰雲駕霧，凌空停駐於村落上空。

觀音慈眉善目、神光普照，俯瞰這片淳樸鄉土，心生悲憫護佑之意。只見大士輕抬溫潤右掌，掌心霞光流轉，一枚溫潤通透的褐色靈種冉冉浮現，此種吸天地靈氣、納日月精華，自帶浩然仙氣。觀音櫻唇輕吐一縷仙風，輕柔拂過，靈種脫掌而出，飄飄悠悠落入龍顯堂這片沃土之中。隨後玉指輕挑、仙訣輕點，泥土自行鬆動聚攏，一縷嫩綠樹苗破土而出，亭亭玉立、沾露含光，自帶清淨聖氣，這便是此株羅漢松的緣起仙緣。

不過數年光景，這株觀音親植的靈樹已然扎根沃土、茁壯生長，樹幹粗如手臂，枝葉青翠蒼勁，紫氣縈繞不散。待龍顯堂破土動工之時，一眾工匠不明靈樹真身，見其立於施工之地，便欲伐除清場。為首主事之人前夜曾得托夢，夢中有仙音告誡：「此乃觀音賜福靈木，鎮一方風水、護闔境安寧，分毫不可損傷。」可其心存僥倖、不以為然，執意伐樹。

一名工匠率先揮斧劈向樹幹，斧刃落處，未聞木質開裂之聲，反倒驟然迸出金色火花，灼灼火花四散，直衝眼眸，工匠躲閃不及，右眼被靈光灼傷，劇痛難忍、血流不止。旁人見狀心驚，仍有一匠人不信神跡，

上前接手揮斧猛劈，樹幹瞬間被劈出一道碩大裂口，可轉瞬之間，詭異之象叢生，匠人週身氣血凝滯、手足驟然麻木無力，渾身痠軟癱倒在地，動彈不得、氣息微弱，眾人慌忙全力搶救，良久方才緩緩甦醒，死裡逃生。

更令人驚駭的神跡，次日清晨盡數顯現。歷經斧劈刀砍、傷痕纍纍的樹幹，竟在無人觸碰的情況下自行癒合，昨夜掙掙的裂口悄然合攏、渾然一體，不留半點裂痕，原本受傷的樹身，反倒抽出縷縷鮮嫩新芽，蒼翠欲滴、生機勃發。主事最後決定，把這棵聖樹保留在龍顯堂的中坵右側迴廊之畔，讓其自然生長。

時至今日，古樹樹身仍留存著當年神跡癒合後的天然孔洞，宛若仙痕印記，供世人瞻仰敬畏。一眾鄉民、工匠親眼目睹此番通天神跡，無不悚然敬畏，方知此樹絕非凡木，乃是庇佑一方的靈聖之樹。

自此，全鄉七戶族人悉心供奉、日夜照料這株觀音親賜的羅漢松。靈木得天地滋養、香火庇佑，愈發長勢蓬勃、蒼勁挺拔。如今，古樹歷經五百餘載風霜雨雪、寒暑更迭，依舊傲骨崢嶸、枝繁葉茂，生機勃發，萬古不衰。古樹現貌恢弘壯闊，樹頭圓徑1.60米，齊胸中部圓徑1米，樹頂分三枝蒼勁舒展，主幹挺拔參天，樹高可達25米。

此樹天生靈性迥異凡樹，暗藏天地玄機：尋常歲月靜穩之時，便默默扎根生長，年年遞增三寸，穩步積蓄祥瑞之氣；每逢春夏新雷初鳴、電閃雷鳴、天地濼濼污濁之際，樹身便會通靈收斂氣韻，微微矮縮三寸，以聖木之軀承接天威、化解災厄、鎮煞避凶。一樹一枯榮，皆繫一方氣運，其主幹挺拔粗壯，萬千枝葉盡數向上舒展、直指蒼穹，恰似鄉人奮勇爭先、拚搏進取之姿。

五百載聖樹參天立，一脈福澤潤鄉鄰。這株觀音親植的羅漢松，早已成為龍居村的風水命脈、精神圖騰，冥冥之中護佑海內外鄉鄰闔境平安、歲歲順遂，寓意族人同心同德、團結協作，傳承閩南兒女愛拼敢贏、自強不息的精神，庇佑一方水土人丁興旺、財源昌盛、福澤綿長、代代興隆。

阿占

時代的洪流



深思細說

回鄉的時候，經常會有親友與我談到菲律賓的生活，也有向我問及如何到菲律賓謀生的途徑，對此，我總是抱著不置可否的態度，不鼓勵，也不潑冷水，畢竟，每個人的命運際遇不同，我又不是先知，未來的凶吉豈是我所能洞察的！但是我也提供了一些忠告，就是如果有意來菲，首先必須了解一下菲律賓的相關法律，譬如不可從事零售服務行業，手續要合規合法，才不會抵埠後舉步維艱，擔驚受怕。

也有人會說你們以前不也這麼走過來的嗎？我說，如今時代已經不同了，世界已經進入人工智能的大數據時代，不論你對此認識有多少，你也已經身不由己地被裹挾進去，你所有的人身行為紀錄都將被記入電子檔案，從抵達邊境接受移民署官員查問時，電腦上便開始為你建立了身份個案，無法更改、永久存檔。

由於電子資訊的高度發達與政府制定的相關法規落實，對個人的身份資料設定實名制，因而每個人持有的身分證、護照、手機、銀行戶口，甚至在政府相關部門有登記

註冊的公司、企業、社團、房產證券汽車等等，只要是登記你的名字，通通都會被綁在一起，巨細無遺，只要一經電腦按鍵，你個人所有的私隱資料，都能非常清楚地翻查出來，無所遁形！以前靠的是人手筆錄、文字紙張、照片指模，現在一經人面掃描，立即調出所有資料，而且檔案全國網上連線，這種效率，那是以前能夠想像的！

所以，舊的時代已經一去不復在，我們的生存方式也被逐步改變，再也不能以舊的思維方式來看待這全新的事物，以前有一些旅行社能夠提供辦理在菲逗留延續簽證的服務，但是時到今日，隨著AI強大而慎密的系統，一切不合規合法的灰色方法將難再操作，那些舊路，將一條一條被堵死，而且這已經成為事實，這是每個有意來菲創業發展的人都必須重新思考審視的。

AI智能時代已經來臨。最近讀到新聞，印尼政府推出多項結合AI、電商領域等制定的法律，加強對外來經商的監控與嚴格約束，在AI人工智能的高效運作之下，一切商業活動都必須按照更高的標準進行，也將給創業者帶來更大的挑戰。印尼的做法，將給東南亞地區帶來什麼樣的借鏡與影響，我們不妨拭目觀看。

洪宗洲

性教育



特稿

兒時十歲左右，正值八十年代初，鄉村閉塞落後，世俗觀念保守，關於男女之事、生命繁衍的性教育幾乎一片空白，長輩絕口不提，孩童懵懂無知，所有懵懂認知，全都來自鄉間自然萬物。

我住在閩南小鎮，離家數百米開外的營頭，有家老舖「大面間」，老闆名叫慈生。那時家境貧寒，能吃上一頓大面，都是格外奢侈的事。家裡養了幾隻番鴨子，這種白番鴨原產南美洲，樣子有點像小企鵝，輾轉傳到南洋，幾百年前，出洋的番客又帶回吃食，我家只養母鴨，從不養公鴨。母鴨吃食少，還會動下蛋；公鴨食量極大，只會糟蹋糧食，又不會產蛋。

可老母鴨會慢慢衰老，總要孵育新的小母鴨接替，沒有公鴨配種，就無法孵出小鴨。於是年幼的我，左手提著蓋好密籃的麥子，右手抱著自家母鴨，前去大面間。舊時一斤十六兩，十二兩干麥子，換十二兩新鮮大面。一家七口，父母加上五兄妹，煮麵總要配上四季豆葉子，再加之些麥皮糝子湊食。

小時候一直不懂，等量互換，店家靠什麼賺錢？後來才明白，麥子是乾透無水分的乾貨，剛絞出來的麵條飽含水汽，盈虧自有講究。

大面間門口，慈生師傅養著一隻肥壯高大的公番鴨。我靜靜等著絞面，看師傅用力搖動面車，絞面機緩緩擠出金黃麵條，如一掛垂簾輕輕搖曳、層層疊折，那是鄉土歲月生生不息、緩緩前行的日子，看得人滿心嚮往。等候絞面的間隙，我把母鴨放在地上。沒過多久，紅冠高聳的公番鴨便昂首踱步靠近，先是頻頻低頭試探，用力咬住母鴨脖頸，壓制住身形，扇動厚重鴨翅穩住身姿，俯身臥覆在母鴨背上，尾部交合完成繁衍配對。年幼的我目不轉睛、屏住呼吸細細觀察，羞澀又好奇，不敢出聲旁人，只默默記在心裡。確認配對成功，回家就趕忙告訴父親：鴨蛋有「型」了。若是沒能配上，日後孵不出小鴨，我必定要挨一頓責罰。

那時年代封建保守，鄉村沒有半分正規性教育，男女懵懂之事諱莫如深，孩童不懂生命由來，不懂雌雄相處，世間生靈繁衍不息，竟成了我童年最早、最樸素的一課自然性啟蒙。

一晃四十多年過去，近段偶然路過營頭老屋，那間大面間依舊靜靜佇立。彷彿一直守在原地，等我回望童年往事。它像一位慈祥沉默的老人，守護著家鄉裊裊煙火，見證故土數十載翻天覆地的變遷。歷經半生風霜洗禮，老屋依舊安然如故，舊時光與鄉土溫情，從未消散。

寫於2026年6月25日